

遠生遺箸

梁啟超署

黃遠生遺著卷四

舊歷新年之一瞥

民國三年
二月五日

今日已舊歷新年元月初七矣、北京市中之現象、實足令吾人喚起兒時新年景象之記憶、而新歷之新年景象、則決不能如此普遍、可見社會的新年仍是舊歷也、城內廟市之盛、城外廠甸之熱鬧、市中鑼鼓及骰子之聲、結彩之盛、皆以代表社會的新年者也、

各署體制、舊歷元旦放假一日、而各總長院長局長多面諭屬員三日之內到否聽人自由、商家至舊歷元月初五以後、乃漸開市、故此一週間政治上社會上幾於停止、京中報紙亦都至舊歷元月初五乃出版也、

余於舊歷去年臘杪赴天津一遊、天津市中之繁華景象、遠倍於京、余乃因便往訪直隸都督趙秉鈞氏、署中結紅彩甚盛、大堂以外、招待室號房等仍是舊制、袁項城督北洋時之德政牌匾高懸如故、一切布置、無以異於馮國璋氏督署時、余入謁時、值有會議、未見、至夜間趙氏乃命差官特約往見、大堂之內、布置甚新、改造之洋式房子、亦已煥然、時已夜中八時、

而丁丁土木之聲不絕、蓋改造中也、趙氏在京、屢助余以新聞上有益之談話、此次仍快然接見、如遇故舊、吾曹不能不深感其意也、

趙氏所說甚多、最先言及直隸都督今日之地位、甚爲閑散、以馮華甫督直時、厭倦省議會之麻煩、故厲行軍民分治、軍民分治之精確、恐以北洋爲最、行政公署已搬住民政長署中、故一切民事、惟民政長是問、直隸都督現所管七八十營、州縣請調兵時、都督專任調撥之責、然有參謀長對於都督負完全責任、故都督甚清閑、都督府分二處、一參謀處、一副官處、故都督出門、有一參謀一副官騎馬相隨、大似戲臺上唱戲的元帥出臺也、

我（趙氏自謂）前在北洋二十餘年、故熟人極多、商民等屬望甚切、以爲我到後可辦點事、因他們不知現在組織之故、他們以爲尙同從前一樣、我自己並未帶甚麼人來、因爲有副官處、就是家信、也可叫他們寫、甚是省力、家眷我亦未帶來、

我現在出門、仍是二三十衛隊、此間衛隊有三百餘名、多係從前舊有的、有人主張清道、我想大可不必、前此外國人請吃飯、他們有主張不可去的、我仍是照舊出去、既已出來做到都督、若時時戒嚴、出入來往的人都要搜檢、叫人民覺得最高機關都是恐慌如此、他們愈要恐慌、既已出來、又復如此害怕、這就是根本錯誤了、

現在頭一件是財政不得了，眼見破產期近，沒有錢就借，借到就用，也沒有一確實辦法，這宗錢不特人家不願借，即願借我亦不敢用，直隸現在年須一千萬以上，而歲入僅四五百萬，華甫前借款幾百萬磅，存儲支用，故直隸尚可過去，但是支持到今年三月後，不曉得他們有什麼法子，本來都督管不著此事，沒有兵餉，可行文去要，但是心中終覺過不下去罷了。

國稅廳與地方人都不接頭，那裏收得錢，本來並不是百姓到現在少出了錢，不過中間人落得去了罷，中間人如縣議會等是也，縣議會等現雖沒有了，但舊架子已倒敗，一時亦無可收拾（余按趙之意似甚以包辦政策爲然也）本來好官就不多，從前我在北洋，看見能穀辦事者不過十成中三四成，現在更難說了，現在知事中，十成中我見過一半了，……華甫在此，遇有州縣請兵剿匪，立刻調撥，幸虧有這一點，所以能保持現在局面，但是骨子裏頭不堪問了。

河南之匪，若專任趙倜，半月之內，或者可了。

本來國家太大，舊架子拆了，新的未曾蓋起，藥方子開得都是對的，文章都是好的，但是藥料不是，這麼一回事，也就沒有法子，我現在打算就一兩府地方先辦起個模範，辦得好固

好，辦得不好也糟不了什麼大事，請他們（指各部）不必問信，辦到數月之後，再來問信，包辦幾個月再看，我現在有一主意，過些時赴京商量商量，若是決意不行，也就只好不幹了，就是地方官制，也是早早頒布才好，不然，儘管嚷著，人人存五日京兆之心，一事不辦，也不是好事。

趙氏之言大抵如此，其他有爲記者未便宣布者，姑從略，要之，此一段談話，固爲說明今日中國政情之極好材料也。

余（遠自謂）在津更晤一鹽政有關係之人，渠謂今日鹽運司非比往日，簡單言之，直是稽核分所雇用的辦事人，開支一切，必須得稽核之允准，現在天津稽核所長爲嚴復君之公子某君，洋員爲日人鄭君，與現任鹽運使李穆頗相融洽，余以下將述丁恩氏對於鹽政意見之一斑。

比來茶餘酒後之供談助者爲白狼問題，今年屬虎，而狼乃猖獗乃爾，在河南都督張鎮芳呈報中，白狼早已肅清，不料其死灰更敢復燃，其先尙在河南城中，今更陷及六安，擄據麻埠鎮，且有陷入壽州之說，皖境頗爲震動，聞白狼之意，在出長江以截斷津浦鐵路，而聯絡長江上下之匪徒，其於河南並不以爲根據，其到安徽境內共二千餘

人馬隊五百、步隊千七、匪衆多穿黃兵服、遠望與官兵無異、其與黨人勾結形跡、具見汴督呈報、近有機關查獲□□□派遣張□□者、與狼連合之筆據、蓋用照相法照出之者、有人見之、據云真□親筆也、北京傳言上海一帶黨人、視此爲一絕好機會、暗中忙碌異常云、現在既以趙倜專辦河南軍務、而馮督與張勳復派兵分途往防徐州臨淮等處、某有力之軍家、頗主張分區剿匪之法、要之此間視此、不過一時小醜之跳梁而已、

汴督張鎮芳之不競、軍界中有力者多以爲言、故有前此嚴厲之命令、其先據要人傳述爲免官、李經羲聞此消息、乃特往謁總統道賀、謂自一年以來、有賞無罰、紀綱廢弛、今有此一番刷新、得見羣倫警服、總統乃出命令示之、李謂帶罪立功、免官留任、恐外間不能滿意、故外間揣測、俟光州克復後、張鎮芳必去官、今光州已復、張之必去其位、在京中已認爲確定也、

汪瑞闔免官後、尙有二三公電爲請留任者、此等公電、在今日已無價值可言、官中之意、似以汪縱任私人布滿釐卡爲最大宗、汪署中二祕書皆兼有釐差、亦有以一人而任兩釐差者、總統深惡痛恨於今日吏治之不良、嘗以某事件語人曰、今日又無都察院、這種貪財枉法之事、無人舉發、如何是好、故預料此後凡遇有此等事件舉發時、非雷厲風行不可消弭、

也。

尹□□看管事件、爲近今最大震人耳目之事、聞控尹者共有兩起、有一起控尹四款、而尤以胡□□電稱尹報告中有三十萬款項不符爲最大關係、其先尙係派憲兵在賢良寺尹之本宅看管、不准自由出入、而尹之出入無定、看管之人不能擔此責任、乃改押憲兵營、不日將開軍法會議審定其罪、聞前閩督孫道仁亦因劉□□有電稱其報銷不符、亦被看管之說、此事尙待續訪、

赫赫一時之尹□□、而今乃陷此末路、足見人世無常、有客述尹前後事節頗詳、茲略錄之、尹前此早知積咎在身、不免於戾、曾求軍事處長蔭昌爲之道地、以蔭係尹之老師也、蔭頗慰藉之者良深、

尹四川人、留學日本第六期學生、張鳴岐巡撫廣西時、曾在廣西任教練處等差、後赴川任、亦任同等差事、年少氣盛、(今年尙口二十六七歲)曾於廣坐中面斥川督趙爾巽、謂四川有二大將才而不知、一卽尹某、一爲某某、川中革命初起時、□□□□等主事、白面書生、不能束服羣衆、而四川大半又係哥老會匪、尹則公口中之大爺也、因有滇軍入川之事、而尹卽於此時代爲都督、派胡□□爲全權大使、與滇軍議和約、滇軍將校多譁笑之、卒定和

約數條、川局乃定、而尹後此亦不能束服其衆、乃自請赴川邊征藏、讀報諸君、當記憶尹口
口電報發表於報紙最多時代、卽此時也、嘗自稱大小二百餘戰、而滇軍殷某苦與相抵、謂
與番衆在長沙大漠中戰、安得有大小戰、祇有長短戰耳、第一次之役、尹堅拒滇軍爲援、及
第二次滇軍往援、先入巴塘、而尹自請爲川邊經略使兼領四川都督、並節制西藏辦事長
官、其時京中譁然、後卒以川邊都督與之、川邊之地、大於四川、而尹殊怏怏不自得、文電中
頗含怨望之意、熊口口據重慶時、尹復入川、一時胡口口地位岌岌、後亦幸無事、

前都督某君批評尹爲文豪、但二字須分開讀、其本身既頗能下筆爲文、而其人豪闊時乃
極豪闊也、四川金融極困、而尹與僚校博賭、輒以洋烟箱滿貯現洋爲注、故賭之最中、滿桌
皆是洋錢、此乃其豪處也、然其一當意氣盛時之一剎那處亦殊可喜云、

國會蟬蛻之後

民國三年
二月四日

比來關於造法機關議員消息、(一)有謂由中央電致地方長官、共開四名、由地方長官慎
選其中二人以報者、(二)有謂網羅舊日大僚甚多、如嚴修、唐景崇、趙爾巽等均在內者、(三)
趙又有爲平政院長消息、(四)有謂現雖各黨皆晚景淒涼、惟公民黨尙有夕陽無限光
景、故梁士詒等頗欲推舉該黨人員得大多數、而某派人極力排斥之者、凡此記者皆照往

日風聞言事之例言之而已矣。

此次約法會議之選舉法案，全用顧鼈提案，余於政治會議未曾公決之先，早已預斷，惟聞此事頗有一段趣聞，余既忍俊不禁，因表而出之。

先是政治會議既決定約法會議之組織，乃由顧鼈等協議，謂若專用派遣之法，未免過於極端，若用普及（廣義的）選舉，則於此次改造立法機關之意不合，且大眾既以承認造法機關與立法機關之區別爲前提，則在理法上不能以組織國會之法而組織造法機關，執兩用中，不如用此特別選舉辦法爲善。此顧鼈提案之所由來。政治會議中大多數均無黨派之見，只須有一種意見足成具體者，自易通過。而顧鼈之意見，其地位及性質尤爲會中所注意，故審查員中大勢已頗決定用顧案。顧乃提此案謁見總統，總統既見顧案，亦頗滿足，而梁士詒氏聞顧鼈主張選舉，深用駭詫，以爲大事糟了，乃直謁總統，謂大總統上了外間的當，將來恐須費第二番手續，言之極爲摯切，此亦出於梁氏誠篤之心。總統爲曉譬之者，甚至謂不妨事，而梁猶不謂然，乃語公民黨健者反覆言其不可，故政治會議大會議決造法機關之日，李慶芳、梅光遠等極力反對，聲浪甚激宕。梅氏至謂此等選舉法案爲違反約法，亦有他人謂與大總統命令意旨不合者。會場中極其騷擾，老實之李議長乃搖鈴制

止宣告停會，謂可藉此疏通、疏通，於是停此正式之會而開疏通會。

疏通會開後，李等堅謂此等選舉法案必大悖大總統之意，且舉其言之所自來以爲左證。嗣另有一直接於大總統之人，謂大總統不喜之說恐不確，於是諸君不爭法律問題而爭事實問題，又由事實問題牽入心證（訴訟法中語）問題，心證互用之結果，乃似以顧案爲無妨礙，因遂得通過矣。

余日昨在一公會中晤顧君，爲余反覆以言，所以主張此等選舉制及於蟬蛻之間不取爽快法而取紆徐之法之不得已（顧君蓋用余前此通信中語）者甚詳，大致謂社會之誤解，政治家惟不應置之意端，然能避則避，亦是佳事，且無論何等開明國家，政治之作用，終不能無也。

據顧意，以正誼論，國會須由憲法產生，但今欲急消弭社會上一種將來恐無國會之誤解，故造法機關一面制定約法，一面卽制定國會組織法，由此卽產生新國會，至將來制定正式憲法機關用何等組織，亦包括於改正約法範圍以內，以余意妄測之，將來制定憲法機關，必出於一種特種組織，而超然立於國會之外，其佐證有二：（一）往日國會時代，政府本主張憲法委員會特別組織，（二）造法機關與立法機關之區分，如前所言，爲今日有力者。

所認定故已、

兩院祕書廳既交代矣、各議員紛紛回籍或在京謀事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議員諸君誦之、感慨何如、

借款

民國三年二月十三日

借款與政局之關係

熊內閣之倒

五國團之密謀

借款與政局之關係其義云何、即謂其人之政治上勢力、往往因借款能力之厚薄而生差等、簡言之、即善於借款者、其人往往因此而增長勢力之謂也、

近政界頗有此現象、而熊內閣之倒、即此現象著明之一證、讀者當猶記憶記者正月月中在搖落乎不搖落乎之題目中、所寄通信有一節云、

今內閣或倒於財政問題、以新曆年關雖勉強拉扯過去、而實不能不藉重於拉扯著名之梁士詒之力、及到舊曆年關、亦更不能不藉重於梁、果爾、則財政總長有萬不能不辭職之勢、無異自奪其內閣之生命、

又一節云、縱有搖動、亦必在一二月以後、

今吾言驗矣、熊內閣果倒於此、一二月之內、且實以借款之財政問題為根本大原因也、

某外報記者語我云（以下皆此外報記者之言）

中國財政當局聲稱政府於舊曆年關需用之款約七百七十萬元左右，而京奉京漢兩路所入暫爲通融，又得二百五十萬元，此外江西浙江陝西山東江蘇河南各省國稅廳，每省多則四十萬，少亦有十五萬，可解北京，各有呈報到京，共計總額約有二百四十萬，兩項共五百餘萬，所差之二百七八十萬，但將未發行之六釐八釐公債略爲通融，雖年關緊迫，不足爲慮也。

然財政部之實際，各省解款到京者，直隸不過十五萬元，江蘇二十五萬元，山西二十萬元，河南三十萬元，吉林十萬元，合計僅一百十萬，不到預定之半數，雖五國團於年底預墊七十五萬兩約百萬元，所差尙鉅，至京奉京漢之收入，交通部聲稱將以供給支付借款本利及保險費之用，不肯通融，於是長袖善舞之熊總理，不免捉襟見肘矣。（以上皆外報記者之言）

記者按舊曆去年年關之窘，實窘於中法銀行預借一款，約可得二三百萬，而其大班忽中止不肯承認，故至臘末某日（舊曆）國務院開臨時緊急會議，設法挪湊，得一百餘萬，益以五國團之百萬（舊曆十二月二十九付款）所差尙鉅，於是乃有梁士詒湊款五百萬之說。

余以下又不能不借用此外報記者之言矣。

當時（即指舊曆年關之時）對於熊總理暗中嘲笑者大有人在，此一派勢力，遠出於內閣領袖熊總理之上，中外人士所同認者也。一手掌握交通部之全權，更以一手管理北京財界，頗有信用爲該部機關之交通銀行，大有人方戚戚我獨優游之氣象，冷眼而觀，俟熊總理陷入於萬難之境，然後提攜五百萬元呈之總統，以轉交於熊總理，當場獻技，第一流之財政家之熊總理，自不勝其難堪矣。

此五百萬元之由來，共有四說（以下亦外報記者之言）

（一）說謂交通銀行以其名義自某外國銀行借得三百餘萬元，其餘則自鹽稅收入之超過價得之。

（二）說謂總統府謀之財政部，以某種物事作抵，向英國銀行公司代表紐姆借款二百萬兩（按此說似不確）

（三）說謂俄國既已得志於外蒙，因採其剛柔並用之舊有政策，密令俄國銀行以百萬元貸與於中國政府。

（四）說謂日俄合借中國以六百萬磅，八折六釐息，六十年歸還云云。（余按此事曾由

記者專電本報後知約將簽押而忽未成

雖街談巷議其說紛紛然以梁士詒及熊希齡前後所發表之財政情形論之其必自秘密之間借得一種巨款以過此難關無可疑也（以上皆外報記者之言）

或問梁士詒有何魔力而能借到別人所不能借之款余（遠生自謂）謂此非魔力乃實梁士詒之地位及所根據之勢力關係既有交通部又有交通銀行爲之通融則轉移之間其妙無窮不然卽做一箇脫頭的總理與財政總長有何用處看似較我輩新聞記者威武其爲窮漢則一也况梁氏之職爲總統府祕書長地位悠久不比內閣之時常搖動故外國人喜與接洽海蘭同成借款之成過去又有成例余嘗晤及歐洲駐京新聞記者輒稱梁氏爲手腕家能辦事此等聲譽之由來卽由此等關係而生也

此外報記者更益以可駭之觀察略謂熊氏之與袁公幕府派（專指梁派）之不相能無可爲諱若以熊氏任內手成二千五百萬鎊之大借款則其地位必益鞏固勢力必愈增大故此派竭力妨害其成立五國團之主觀亦明知中國政府勢力之所在總統制之說旣起未及一二月而全國靡然從風熊內閣之運命不啻燈前之燭則幣制借款萬無在熊內閣手內成功之理亦旣洞若觀火矣此亦大借款遲滯之一因也

凡以上所稱外報記者之言，余手中皆存有其人底稿，茲特記其二三，要之余決不願臆造無根之談，以引起國內朋黨之爭，且深以此事爲可恥可悲者也。

據疊函所述，讀者當知第二次借款已有開議之望，但此僅言其有開議之望耳，頗聞外人議論，議以中國財政全權歸其掌握，將來開議後條件磋商之困難，殆不出吾人想像，之人善於借款是一事，救濟國權整理財政又是一事，吾曹不論政治勢力何在，不能不切望其爲吾國吾民留一地步耳。

五國團力持壟斷，自是國際關係所致，彼最近以比國團爲一獨立之枝，其所成立之獨立借款，不在少數，故團人雖向與反目，近頗與相聯絡，欲以消弭其獨立行動，頗聞比團甚爲所動，故對於已成之同成借款之付款，不甚踴躍，吾曹自唐內閣時，已力主大借款之惟一政策，對於唐熊政策，皆持反對，決不以黨見爲左右，意謂此關終逃不過，愈逃則受禍愈酷，今兩年以來，東逃西竄，而其結果仍投入於銀行團最後之網羅，試看借款能力之諸公將如何辦法，余言及此，徒增悲感而已。

弔熊內閣

民國三年二月二十日（北京通信）

熊總理以民國三年二月十二日奉令准免本官，吾曹乃直待今日作此通信者，以汪教育

總長大變於二月十八日梁司法總長啓超於二月十九日上書請辭職、且實以最後之決心行之、瓦解之熊內閣所落地之瓦、至今日始確定爲某片某片、於是在政局上乃截然成一時期、而吾曹造詞作弔者始有根據也、

國務院陳祕書長漢第於熊君辭職前曾語人曰、總理已考終正寢、而我曹尙不能不親視含殮、以此一語、遂傳出無數譚料、某報載熊君語人謂其已病死我不能看其抬棺材出門、意謂總統制已定、而比副署於總統制者爲棺材出門也、余詢之國院、熊尙無此負氣之言、但熊內閣三字、於民國史上爲此曇花之一現、雖內閣更迭、於今已數見不鮮、吾曹猶託身鄰於公葬之區、挽歌薤露、時有所聞、亦自不能日以淚眼爲他人作弔、但哀樂感人、誠有所不能已者耳、

問熊總理之辭職原因安在、則吾有最公平之言曰、彼以數月經驗之所得、實漸驅其理想陷於悲觀、而其人雖有種種批評、但自其本質言之、實亦不失爲自愛其鼎之賢者、良心自覺、決然竟辭、而總統制之問題、乃益促之短命也、其辭職第一書（二月九日上）有云、籌維鮮效、擘理多疏、任重才輕、心餘力拙、（中略）恐誤國事於無形、致愆尤之叢集、因是有開去財政總長之命、而二月十二日卽上第二書云、

泛水之舟、操舵者既無駕駛能力、必須易人、乃可渡登彼岸、語似泛泛、殆真誠實之自白、大政方針中要案、如省制問題、即遭多數有力之反對、而財政計畫如新稅等項、實亦絕無把握、此所謂籌維鮮效、擘理多疏者也、至操舵之無駕駛能力者、竊恐獨無而僅有也、而熊內閣乃欲以大政方針宣言云云者爲之、此俗語所謂多見其不知燈籠火把（多見其不知量（亮））者也、吾爲此言、非鄙薄熊內閣、乃謂今日研究政術者、其入世不可不深、發言不可不謹而已、

熊內閣死機、即伏於大政宣言之發表、蓋發表後、中外有心者皆知此等海口無法可以收得攏來、然其慘淡經營、力求爲國家計畫一最後之政策之苦心、殊亦何可多得、外國吾不知、若在中國、亦更爲前此所未有、熊內閣之言論既失敗矣、而其手段之失敗、尤足見諸公入世之不深、綜言之、今日（不必今日）政客以樹黨植勢爲第一義、而熊內閣者不特孤立無援、且日以自孤、其黨爲得策、熊內閣中堅爲梁張汪、而四人者、皆出身進步黨、試問進步黨之表同情於諸公者曾有幾人、此其原因（亦有多數爲國會問題者、余於兩方主張皆曲諒之）複雜、不待具陳、即以官僚系統論、熊之一身得罪法制局派、得罪交通部派、得罪財政部之舊系派、他人則日日張網收雀、而熊內閣者則日日以爲叢毆雀爲事、余聞財政